

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吳越兩山亭記

貞素堂記

迂隱菴記

乾坤清氣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卷之二

雲間集

遊山記

方寸地記

遊山記

味菜窩記





設漁樵對

壺盧說

鐵崖先生傳

愚癡道人傳

林泉民傳

霜林說

謙恒二子說

古泉先生傳

樗隱先生傳

卷之三

雲間集

馬孝子傳

君子堂銘

跋蟬雀圖後

書擊壤生詩卷後

澹泊齋銘

用拙齋銘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卷之四

雲間集

書管員谷小像後

復姓解

辯鬼

三賢贊 并序

拱翠堂記

筆議軒記

性論

辯拙贈常景元

罵蚊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松江府儒學歲書日記

卷之五

雲間集

水雲深處記

天香方丈記



剪韭軒記  
白漚軒記  
巖壑深居記  
蘭芳軒記  
綠陰亭記

方壺記  
香影軒記  
炙背軒記  
小蓬臺誌

卷之六

雲間集

古澗寒泉記  
虛白室記  
觀捕魚記  
蘭雪坡記

萬峰秋記  
橘隱記  
菊庄誌

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耽羅志略後序  
遊仙詩序  
灌園集序  
用武提要序  
瑞蓮詩序  
偏旁辯証序

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送章起潛序  
送方德玉序  
送王志善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郭處士壙誌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卷之九

兩峰集

觀魚說

西郭生傳

一粟乾坤記

水竹居記

東齋誌

糜母張氏孝節傳

鳴鶴軒記

聽雪齋誌

恒齋記

卷之十

兩峰集

春暉堂記

半間雲記

處靜軒記

醫鏡密語序

清隱堂記

西翠樓記

來青堂記

玉泉隱居圖序

卷之十一

兩峰集

送王瑞菴序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送材上人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贈星學梅生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卷之十二

金陵集

矇說

夢筆居士說

過孝子傳

賁鼓銘

大魯生說

石田說

貞節傳

存善堂銘

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跋耕漁圖

跋趙文敏帖

書杏林生意圖後

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穀齋記

竹溪誌

白賁軒記

竹深處記

跋馬文壁雲林隱居圖後

猫戒

玩雲樓記

游冶亭記

北山書屋記

竹深記

愛日軒記

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運甓齋記  
存誠齋記  
養志堂記  
如在堂記

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一梧軒記  
藥石窩記  
茶屋記

全清堂記  
擁翠樓記  
杏林小隱記  
深悅齋記  
約牖軒記

雲門精舍記  
留耕軒記  
瀟峰祠堂記  
追遠堂記

卷之十七

金陵集

待月軒記  
復初齋記  
醒心軒記  
著存堂記  
遠清堂記

宇定軒記  
映雪齋記  
蒼筤堂記

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竹深處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清泉書樓記



勤有堂記

體素齋記

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歐陽先生文衡序

橫塘農詩序

送衍上人序

送鄭士衡序

送蕭子所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送危於幘赴安慶教授序

送鄭千之序

送顧貴和序

卷之二十一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送安上人序

送楊文啓序

送朱昭文赴綦江丞序

贈醫師王德裕序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序

送黃孟輔序

送閻炳文歸安陽序

送魏文芳序

故滎陽伏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卷之二十二

中都藁

巢雲對

藏六說

神監說

敬說

說玉贈樂君王

黃國華傳

怡怡堂銘

誠敬謙謹四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卷之二十三

中都藁

書理齋卷後

書九歌圖後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跋堅白先生傳後

中星解

卜洛辯

學校論

與楊秉哲書



鑄鐘祝文

卷之二十四  
中都藁

蘆軒記

薦福草堂記

四清堂記

雙井堂記

晚翠堂記

卷之二十五

中都藁

歸耕處記

會陳茶

東軒記

杏田記

惜陰軒記

聽松樓記

白雲書舍記

此思軒記

來鷗亭記

巢居記

風木亭記

瓜田小隱記

桃花流水記

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葵軒記

活水軒記

環碧堂記

來德堂記

翠屏軒記

居易齋記

慎獨齋記

滄洲一曲誌

具慶堂記

宜晚堂記

一樂堂記



志古齋記

植勤堂記

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復古堂記

學古齋記

崇志齋記

望雲軒記

具慶堂記

旅軒記

卷之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扣角集記

東吳先生文集序

貝氏族譜序

穀江漁者詩序

瓊臺集序

胡氏復姓序

求我集序

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送褚德剛序

送吳義孚序

送錢子予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故韓處士碣銘  
故徐處士碣銘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故處士漂水徒君彥和誄

歸田藁

慎齋記

雲林解

復古堂記

贈龜師朱子中序

同壽堂記

真率軒記

耕學齋記

溪雲草堂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終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然而  
 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  
 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  
 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游濤往來者必禱  
 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  
 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  
 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廢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  
 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  
 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恠  
 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





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  
邑有令大而為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  
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  
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  
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  
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  
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俵俵焉尸  
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莫不以謂吾者謂彼與萬金雖積  
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  
基圯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  
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  
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  
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

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  
故尼

### 遊山記

距黃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病其遠而未  
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戶馬侯仲貞脩桓景故事以書招予遂  
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車錢唐潘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  
葛家嶺鬚鬚會稽道中獨無竦壁千仞爭雄天姥耳意荒林破  
冢有古人秘器物文字可錄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  
益竒路益峭棄乘而徒僕夫前導螳緣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  
縻絙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聲确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  
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不涸歲有禾蘗而華而實人  
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  
海匯其陽秦柱亘其陰恠石虎搏樹皆合抱山產茶類武夷者



有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藩垣而為沼環以蒼筤之竹蓋其幽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沃洲諸山如青芙蓉萬朵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滿酌一談一笑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為之剪荆棘伐菑翳抗風亭於竹外故月榭於泉上以為高人韻士之賞天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出前歌後呼從者趙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色蒼蒼莫辯山趾聞流水鳴暗谷中鏘然作珮玦聲客或俯而飲或濯于下求其派實出鷹窠而梗於亂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車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於醉噫使予忘幽憂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邪歸志其游之始至正二十一年也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劄於兵吏于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壞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彊場既固乃築亭于北幹山顛以為世煩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來其支別為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牕戶之間攢峰疊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奔隆者如轟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頽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蓋終日馬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謁余為之記余惟五嶽之外赤城廬蕩匡廬羅浮見於圖志者非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勢而莫能周也願欲不出跬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微夸娥之神負而徒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



非若齊楚之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為瀕江之邑斯  
亭又據其要兩山之勝畢效於茲則凡限於勢而莫能周者得  
以兼有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唐亦越也吳  
敗越而取之後吳為越禽越為楚禽皆不能有其地慨想夫大  
禹之勤大伯之讓高風偉績炳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  
人顛覆而不祀者又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  
即錢唐置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為吳為越也歟今侯以鳴  
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  
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  
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民則庶幾乎故書以復之俾刻  
諸石不警於侯且以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  
八月初三日記  
方寸地記

兩浙轉運使司照磨章君伯英即錢唐所居西偏闢室為游息  
所題之曰方寸地來求文以記之予惟方寸地者心也固不容  
予說而亦不勝其說焉漢高密侯鄧禹將百萬兵未始妄戮一  
人此方寸也而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宋王晉公祐以百  
口保符彥卿此方寸也而唐李林甫作相好以甘言啗人而陰  
中之歐陽崇國公為擢官時往為囚求生此方寸也而王逵  
為使則欲置人於法彼小人一念之慘刻與君子相反若水火  
然豈非豺狼而冠弁也與予方疾是而代之為鄧禹王祐者恒  
鮮為白起李林甫王逵者恒多嗚呼其方寸已荒矣百畝之田  
陳其疆畝父苗於前子播於後器利而力齊故其地恒美而歲  
獲其入或者嘉穀之生不勝糧莠之蕃雨露之滋不勝蟲賊之  
害是畜禾之也今夫利欲吾糧莠也聲色吾蟲賊也其為蟲者夜  
旦相尋於無窮而吾治之者益忘益忘是徒知百畝之不治為



憂不憂方寸之地日昏而莫之治昧於內外之辯抑何甚邪其  
流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無足恠者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  
乎心哉歛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  
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誼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  
功咸自茲始至其慶流子孫如鄧禹王祐者有不足言焉伯英  
以右族之貴讀書吳山之麓十餘年有司嘗薦之春官未上以  
運饗功授令職大府之事多所贊決造其所居可以知其所存  
矣他日登于天朝益將推其方寸而及於邦家者實有以望之  
秋八月初吉記

貞素堂記

永康葛吉甫之妻節同里徐氏女也幼從兄昶授女箴內則即  
通大義及長而歸于葛事繼母尤謹而妯娌間諒然有雍睦之

風內外稱之吉甫蚤卒時年二十有七誓養翁姑弗再適於是  
經營其家事俾二子從名師讀書歲時伏臘祭祀無違禮既老  
乃築室大塘之文山顏之曰貞素其子秉仁述其事介岳公東  
白求予文以記之予受而讀之為之歎曰婦德之著於禮也尚  
矣夷攷古今不失其大節如衛共姜者抑何甚邪節夫沒四十  
餘年所守益固使見死者於九京心不慊而色不劬其視共姜  
孰得而左右之宜表之貞素也嗚呼天下之物貞莫尚於石素  
莫尚於雪克全其婦德者似之然石而可鑠則非貞也雪而可  
溼則非素也節之行不虧於前心益白於後其貞素固有過於  
石與雪者乎昔予在京師預編元史采婦人女子之卓行較然可傳於後世若西江  
之徐綵鸞輩百有餘人往。亂離之際蹈水火觸白刃論者謂  
其有烈丈夫氣非獲盡天年於牖下者可及余輒辯其舍生於



倉卒者為難而終始一節與二曜齊明者亦未易至也惡得以其所處之常變而有異同之議哉惜乎節之貞素如此而不得列綵鸞之編是蓋有司缺上其實節亦豈求人之知而為之邪惟其不求人知而為之故其貞素愈久而愈明非徒勉之於暫而已代之為人婦不幸如節者其亦有所興起夫是為記

### 遊山記

御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父山山由父道人得名父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父山適予被

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生洎予子朝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父山

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家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偃偻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巖然壁立者即父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怒土中類逆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謾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為煮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父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暘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



殆盡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階或有雞子石磊々至不容足而  
山陽王氏巨竹千挺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  
三湖青傳黛蓄與天一色錦鳧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翱與  
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  
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恠石縱橫錯  
布類駝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群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  
如縈蛇踡跚盤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々之下為廣福寺々  
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北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達公古  
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  
不幸而天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  
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々接於欄楯也又  
西過喬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  
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

標詩日卓午返酌于半間雲所醞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  
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翱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  
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  
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燹之餘仆者不復支蝨者不復易而  
陶者舍其中搏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  
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禱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  
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  
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道余觀壁間畫龍一驥首躍洪濤中  
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  
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  
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  
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  
里許石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



崇福寺。廢亦久。徒見浩劫於荒煙野草間。而審食其墓。願况讀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唱石岳。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岳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共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迂隱菴記

孔氏之後有散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經登元戊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三遷。至永嘉。尹性剛而寡與人。咸以迂目之。正夫聞而喜曰。是非吾之實邪。乃築室崑山之麓。題之曰迂隱。遂老而不復仕矣。大明洪武五年秋。會于錢唐。獲以觚墨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迂者以其不知變而恒與時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張儀。言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齊梁之間。獨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徇時為通。徇道為迂。通以同而進。迂以異而黜。此古今之所同也。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世皆尚圜而獨守吾方。世皆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辯而獨守吾訥。世皆尚銳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善仕者相後先。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圜拙可改。而巧訥可飾。而



辯鈍可削而銳則迂而通矣。奚憚而弗為蹈。焉摧氣局志。知此不知園。有時而柅巧。有時而失辯。或屈而銳。或缺方也。拙也。訥也。鈍也。處之而無咎。孰非以迂而全乎。士固病於通而不得病於迂耳。是故進退不失。吾之迂惡能突梯滑稽。以詭俗哉。日放浪佳山水間。庶豕之與遊。猿鶴之與儔。是非兩忘。寵辱一致。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歟。予亦迂之徒也。盍將從之。高蹈遠引。觀乎赤城。鷹蕩訪真隱。於物外。相與歌迂隱之歌。以適吾之天邪。姑書以志其心。

### 味菜窩記

天下之味貴乎適口。而止菜之美者。稱春韭。晚菘。求其味之鮮。不若魚之魴。求其味之旨。不若肉之太牢。吾舍此而取彼。豈以味菜之味愈於魴之鮮。太牢之旨邪。魴也。吾懼其或戟。吾咽太牢也。吾懼其或毒。吾腹則鮮。且旨者。誠非菜之比已。吾味吾菜。

蓋得於無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何必鮮且旨者。薦之金刀。玉盤。而後適口哉。彼嗜鮮旨而不知味菜之美者。衆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而然乎。曲阜孔士明氏讀書臨安山中。朝夕飯一盃菜。一盤名其室曰味菜。而求余為之記。遂書之。

### 乾坤清氣序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斬於人。二子得所。斬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劍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夔子。諸篇。天發其藻。神泄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醯一於酢。醢一於醢。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黃。去李杜為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



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斬而得之者益寡歟有元混  
一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揚虞范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峯  
鐵崖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或曰劉揚而下善詩  
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韶漢息而鼓吹作袞冕棄而南冠出  
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前輩采而輯之目曰皇元風雅亦既  
行之於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金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  
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抱其集見予黃灣之鳳皇  
山下求序以冠篇端輒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進法諸古叅諸今  
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浮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  
詩之味已是說也當與能詩者道之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擇中  
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不華為都運新昌州

達魯花赤信合世禮副之既至都運遂詣丞相曰瀕海之場凡  
三十有四軍興以來其隸轉運司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復經  
寇掠人多流亡西路歲辦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一百  
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  
引蓋二場為下副使外嚴內寬宜往替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  
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為業民之資往懋哉乃孟春正月公  
乘小舟至浹旬之間黜吏之固上為蠹者復丁之庇於強家者  
召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奸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  
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於秋八月功畢而不答一人插  
煎仁和縣六百引補舊額一百九十引烏乎天下之利莫重於  
鹽而病亦甚矣上之人徒知其為利而不知病民往肆虎狼  
之毒嚴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  
之威而有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吾何左



右馬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秋屋日色旁射  
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無重席食具藜藿泊如  
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敞之第醇醲飽鮮而於所當務  
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  
矣於其還也回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  
正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樵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不枯煮鹽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悲力已  
窮鞭撻豈無耻欲食管桑肉富國那尚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  
赤子昔逢使者憂今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生使謳歌起天門  
有詔催振翼搏萬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休于道意若  
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  
盍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已則善矣非吾所處  
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于民吾  
漁于河彼樵于國吾樵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  
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梁肉非民之鈎餌國之斧斤乎  
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罷  
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費未始  
赭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絕河而漁也視彼不廬已乎一飽  
之餘息于樹忘吾柯矣濯于流忘吾釜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慚而謝曰僕之昧于道也請從若游曰  
又有大者焉渤澥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焉在大鯨之腹吾漁  
而有之可以光六合鄧林之西其廣萬里曰有材焉臨虎豹之  
穴吾伐而取之可以棟九廟此吾漁樵之所獲也大矣豈苟富  
貴而蹈禍者同轍哉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執御  
馬遂錄其對

霜林說

華亭丞會元俞君仲璣以霜林自號間見予于清江一曲求其  
說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蔽天其大蔽日翔鸞鵠  
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下之人徒觀雷風之所鼓動雨  
露之所沾洽朽者折焉鬱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既盛之餘  
莫不摧敗脫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創回視春夏之交葱蒨  
蒼鬱鬱青環翠合者已濯、無餘而天地生、之機亦幾乎熄矣

然脆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至於參天蔽日者皆  
成於霜也唯士亦然蓋凡盛時志驕氣銳好前而無忌視天下  
舉莫吾若也及挫劔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乏頓踣  
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已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物必隕  
而後成士必困而後立如此仲璣蚤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  
其去仕而家於九峯三泖也衆且以其壹鬱無聊若不能終日  
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其所不能矣  
嗚呼宮室舟車之材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決大議  
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歟余方以是自勗因仲璣而有所  
得焉故書

壺盧說

壺盧瓠而園者也或剖於酒器而俗以壺盧目其人則充其過  
園猶壺之不能也璜溪夏生上文破方為園遂號壺盧道人其



言曰壺之為器黃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似之無益之屬西子之  
姣不能瞽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為厲為姣咸韶之正鄭衛  
之淫不能簧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為正為淫彼曰可吾亦  
曰可彼曰否吾亦曰否吾何左右焉歲治田給貢賦外縣吏不  
至吾門日取壺中酒陶然獨酌與嵇阮為神交酒酣熟寢槐夢軒  
不知天壤間有變觸擾也人吾與者吾笑喜人吾仇者吾笑  
戚吾一壺獻耳是非得失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生園其外不  
病其內方其內不異於外其號壺獻非實也然皎皎者汚察  
者誅此楊惲蕭望之不免於漢而司馬徽全軀濁世則言之無  
忤行之無窒非壺獻之園不能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  
書以為說

謙恒二子說

廣陵王君至善官松江命其二子從余受尚書經長曰謙字伯

益次曰恒字仲常且求申其說余乃進而告之曰大而不居之  
謂謙在卦艮下坤上為地中有山之象日晦而光月朏而恒謙  
而益也禹之不矜不伐其合謙之道乎不謙則盈不可以受  
故汰而敗久而不變之謂恒在卦巽下震上為風雷之象夜繼  
以晝暑禪以寒恒而無已也舜之弗迷其合恒之道乎不恒則  
息不可以久故躁而無功君子之異於小人謙與恒耳謙故  
處尊而卑處尊而卑卑而尊矣非卑惡尊邪恒故由宮而變由  
宮而變而宮矣非宮惡變邪苟觀天地之道而法之禹舜之  
德可以馴致也進於是克已而已人欲勝天理微其欲勉謙與  
恒又可得哉二子其無畫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廣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  
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



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鍊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顛易急去  
梯輓轡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鍊崖登  
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  
紹興錢清塲司令坐捐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  
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  
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  
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草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  
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  
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當聖  
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  
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  
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  
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  
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被志三國降昭烈以僭吳魏使漢嗣之  
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  
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  
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  
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  
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  
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  
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  
與夫一統之辭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  
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  
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



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輿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庸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

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宋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



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年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



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

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



論定故前代之史必備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  
史脩於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  
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  
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  
也今日堂、大國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闢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  
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  
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  
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  
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  
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  
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鉅儒

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  
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  
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今正統之說者此  
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  
為論辯出見者躓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  
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  
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  
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  
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於建德九、敗後挈  
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  
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  
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  
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



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  
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致。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  
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  
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  
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  
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  
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  
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生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  
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  
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  
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  
為廉良則蹠躄者進隋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  
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

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  
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  
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  
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  
六畏譽闢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  
徂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  
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誤  
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  
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  
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  
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  
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



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築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松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犁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鍊在是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挂賴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散言無所避怨老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謀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

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鏡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厓文抗鍊崖務鏹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宕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誣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自魏而分散處荆楊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強宗堯時九州厄於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荆楊之產皆列於貢其莊山之別族拔於商故人以歷莊並稱逮周之王以其有功於天下始封諸泉而隸於外府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之子母大顯俗訛泉為錢云泉之狀外廉內方能通有無亢國有大事必



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蟬聯並襲泉號秦并六國以泉亞  
金鎰高帝滅秦更泉曰英因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  
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說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彊其一歸  
孝文之嬖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泉族用白撰  
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圓之為龍地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為  
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為龜時吏民起而為奸法不能禁死  
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  
五銖與赤側並行而屬於上林三官三者莫精於五銖故特不  
廢亦不久降於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  
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攷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  
上意銖遂閤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支葉益大盤錯根據中國四  
夷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區宇楮被用事而元寶黜至正  
中州郡兵起亟詔元寶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

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為泰之  
象繇曰晉園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惟公私是  
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漢賈誼  
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  
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璟有出穀之說是皆善於泉者宋之洪邁  
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於泉者以其  
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貧  
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  
故泉未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  
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  
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蓄之固而攘者衆焉此  
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恃權之以泉



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品而亦無攘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愚癡道人傳

愚癡道人者隱于錢唐之東青門余一日遇于鳳皇山下據槁梧讀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癡為號豈給我與曰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癡若潛叔濟叔果癡乎吾之愚癡不可攻而遺明天子方有事四方實聚羸叟以然大言吾鯁而莫宣吹簫市人瞿然疾馳吾錮而莫前是知鈍者非銳之與伏者非翔之伍非愚癡之實乎然彼臨險而蹶者往缺而思鈍殞而思伏吾以愚癡獨無恙故曰玉固璞而美全鈎閔匣而神存何以名為余乃為之歎曰辯矣守之以訥巧矣形之以拙聖者所以保身而濟大事由是道也彼所謂愚癡者亦

其類與昔李斯智於秦見欺於趙高而族晁錯智於漢見讒於袁盎而戮智固斯之賊錯之毒已使二子溷愚與癡不至血于市為天下笑彼夸智而臨險如斯錯者誠愚癡也余固有取乎愚癡而羞道其智書之為傳且以自警云

樗隱先生傳

樗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秦漢作者氣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樗也先生曰木之為人所以材者松也栢也檀也杞柳也榿楠也梧檟也松之直刻為舟為楫檀之堅揉為輪為輻梧檟之美削為琴瑟榿楠之大斲為梁棟若杞若柳屈為器斬為杖而樗之高且巨非不若眾木也無松栢之直無梧檟之美無榿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鈞以為琴瑟則不中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梁棟則蝕而易腐以為器為杖則癰瘡而不任雕鏤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已吾



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剝採  
斲削斬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木之天而不賊於斧斤者樗  
也視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  
倏起忽仆銀黃之重而刀鋸隨之矣異衆木為人之所材者乎  
吾以齷齪獨存無榮也辱亦不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  
之天非樗類邪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內外篇不知霄  
壤間孰貴孰賤孰泰孰約也人以是高之咸稱樗隱先生或又  
云先生錙姓嘗以兵略佐邁公善卿守會稽後以樗隱自蓋云  
評曰樗之不為世所材也亦樗之幸也代之坐廟堂享五鼎  
而無益人之國獨非樗乎其不為樗者又往不能終何者  
薰以名焚明以媒鑠求如樗之自全惡可得也故有道者晦  
其用於不用寓其能於不能若先生者是矣豈真樗也哉豈  
真樗也哉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夢臣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子弟數十  
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居空室食藜藿得無  
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貧奚吾病使金塢可守董卓不  
然臍也富翁可為曹爽不族也步障五十里珊瑚八九株石崇  
之阱也鍾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  
招已原憲季次不以貧為病雖沒不朽以此校彼其得失榮辱  
相萬也吾病不能辭富貧奚吾病吾將翳茂林濯清泉與田夫  
野老游於無懷大庭氏之天足矣人以此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有曰逸民伯夷柳下  
惠是也天民不可及已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尠林泉民讀  
書好古不幸時晦道否以屈為信以約為豐而無違中絕物  
之過其逸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萬往以汰殺身沉



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吁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  
測斯為格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其監察御史不以家  
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穎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築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  
墓上眾欲驅而前曾以白刃傑大懼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  
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劄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  
年得於榛莽中而故衣尚存始克還而附於祖塋側御史轉浙  
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  
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  
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卓行著之史為勸戒何邪蓋時不古  
若而畫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為尠矧丁干戈格鬪之餘





乎為臣而死節者若張桓李黼李齊余關楊文憲輩不數人伯傑之孝則又見之於所未見也夫海宇之大孝如伯傑者惡可遽數特處其宮者不足稱處變而克盡其道與忠節並論誠無一二焉伯傑遇寇不死直幸耳其於是時知有母而不知有身所以守四尺之土而不去寇雖虎狼亦矜而釋之天理之在人心終莫之蔽也余因前進士潘天民言故錄之以備太史所采且著我朝忠孝之士有非五季所能班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玉坡參政周公之子也慷慨有氣節顏其所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語也樵李貝瓊為之銘曰  
漿蔗肉麟腐骨戟咽不如雋吾之溜狐裘錦袪歷宗殄家不如御吾之簾華棟藻椽吾懼思暇而為孽鷗絃鳳笙吾懼天墜而

致盈百金雙壁之寵孰與宴而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無傾噫達而伊呂之業約而孔顏之樂世紛其溷濁吾將從汝之澹泊也

君子堂銘

猗歟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胖抱節不屈服素與執曷並其守彼竹之茂不附不傾負霜益秀水周其澳雲暮其雷我讀我書或酌之耐風旋雪霏玉銷金奏玉銷金奏其樂孔嘉君子之實君子之華

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管負谷徵予文遂為之銘曰  
嗚呼渾沌既斲鑿繇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矧歷世滋偽機變百出又焉得樞垂之指輟班之削以反無為之先吾嘗悲夫金



而範玉而斲木而揉弗若閔之在礦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  
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惡傷生而夭年奈何柳子病拙而外  
析潘生病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游於大  
庭赫胥氏之天奚屑焉歎夫擯而不復仕而不遷試與汝汎  
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  
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盡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  
者邪

### 跋蟬雀圖後

右宋徽宗蟬雀圖御史薩公景因購之越中而歸于及山陳仲  
謀者也觀其螳龍蟬後旁伺而欲前雀龍螳後反顧而將擊運  
思之巧殆非畫史所及而鴻生碩士歷舉吳王舍人諫伐荆事  
以為務前忘後之戒余竊有感焉夫自春秋之季楚方凌晉而  
吳乘其後吳方凌楚而越乘其後以至七國之交攻一螳雀也

漢之衰曹氏篡之而不知司馬氏踵其跡司馬氏篡之而不知  
劉氏踵其跡以至六朝之迭興一螳雀也由是以降紛不一  
何可勝數蓋亡仁義之道而惟利之趨則彼此之相乘不知務  
前忘後者豈一吳王邪

###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予讀林元鼎叙胡季誠沂州事而知流離顛沛之際有烈丈夫  
如此王莽篡漢楊雄劇秦美新之論甚於蔡琰失身夷狄五代  
時馮道朝受主託夕舉以與人曾不若王凝妻斷臂明節季誠  
不為山東藩臣所屈而臣為海外萬里之行舍立致之富貴  
而就一陽朔簿誠明於事君不貳之義而知所輕重矣元鼎之  
文直而信嚴而約若秋霜烈日尤能白其節於天下云

### 書擊壤生詩卷後

城西門沈雍氏號擊壤生者持卷求予言嗚呼時非堯而稱堯



民當龍虎相啗之際而擊壤予竊有感焉克民擊壤而嬉堯之德也不知堯之德堯亦不德焉今去堯四千餘年矣尚爭效而薄揖讓矣任慘刻而黜仁恕矣詔漢息而聲律變矣衮冕裂而等威失矣不勝其賦歛而甘蛇虎矣不勝其刑殺而為盜賊矣安得熙皞皞如堯民擊壤而嬉乎惟其不得如堯民而嬉而思反乎無為之治此生之志也故書此以明之云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右胡季誠先生南征詩一卷自固安達吳門凡二十首跋涉千里朝煙暮雨邊情旅憤備見歌詠而含悽茹辛沈鬱頓挫一出性情而具經緯之體非徒摹擬少陵而作者也少陵自夔州諸詩若輪扁之斲有不能傳之妙山川之助亦不可誣者今季誠將杭海踰嶠度鬼門歷蒼梧南之陽朔益發瑰詭奇絕詩固不止於是也惜乎干戈格鬪之時浪游南北不得鳴國家之盛

如虞揭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之業季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予實有待焉

書管谷小像後

右邵君管谷小像一雲間張梅巖之所作也君體豐而氣清好服古人之衣冠蓋有西晉之風流焉此尤得其似雖工之善如顧長康者不復能過也初余識君於璜溪兒菊存氏座鬚髮白哲甚口固非一時綺紈之士所能及遂結友而去時其曾大父翠巖先生卷一訓飭諸孫以通經為務故君不遠數百里從蔣君子中於吳門者四三年繼從沈君東岡於金陵者二年歲大比同試于錢唐操紙風簷之下一揮成章不啻王良之騁於九達之衢而和鸞之音鏘然中節予知其冠四道士而薦于春官必矣既而為有司所黜又皆惜之君獨無怨色乃歸而益治其業予遂與二三子講學西湖之上不相知者十五年後予分教松



江獲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惡得不慨然於中邪  
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慶雲之交芙蓉之始  
花也十年之久則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  
貌且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  
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驚而激也  
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  
也凡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  
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歎蓋人壽百年而氣  
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  
乎歲月之積智益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  
於霜雪者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  
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復姓解

莆溪王敏夫之曾祖蚤孤隨母適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  
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章其祖蒙何之非與余解之  
曰王何之別不啻涇渭黑白非若國之為鄙奚之為稽莘之為  
幸籍之為席敏夫之歸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無  
以正之則王之世幾絕惡可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  
古有夏侯養於孫而蒙孫者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於  
何其蒙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予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  
為安養子蒙孫與安已誣其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  
當如鮮于之歸嚴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  
別異數世一變抑嘗觀夫水乎其絕也必梗之其續也必疏之  
其亦有萬而本之一者可泝而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





氏不幸絕於前幸而續於後君子貴敏夫之知本矣以氏論之其姓雖同而出太原者不冒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王歷千萬年而世守之况可以蒙何邪使何無後何固不得子王亦不得子於何此截然之義不待辯而後判又孰得而亂也哉或又曰漢之婁劉唐之徐李當時莫議其非者何與余又解之曰此受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婁賜為劉徐賜為李視得姓於黃帝堯舜之時不同亦為上者親之而為下者尊之上無所賜下無所受其可以婁附劉以徐附李邪至有辟禍而易姓者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失益遠矣或者無以詰因為歎之曰代有私其德而蒙其姓豈一王氏哉有如敏夫能知所出絕而復續蓋千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人而有學問之功不能矣故為復姓解不獨嘉敏夫之為人且以警言天下後世之失而不正者也

### 性論

性之為性其本一而已矣囿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忍而已柔之善者慈勝而過於巽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揚子曰性善惡混求兼荀孟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醜儒曰董子而謂性者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強名之為善惡顏淵則以孟子言善為火之能熟荀子言惡為火之能焚其紛紛乖戾如此而橫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荀揚之失於是始決而於孟子之言尤備也嗚呼自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



而天下不勝其異論。愈高而失愈遠。韓子稱孔子之後學之  
醇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冥行索  
途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說為近。惜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  
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邪。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  
辯也。盍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  
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  
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瞽叟而有舜。以紂  
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  
惡。知性之本歟。性之本出於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歟。劉  
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太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  
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  
厲之惡。非性也。囿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  
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溯其源。則恒性可識矣。或  
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于書者。雖無張子之說。而其  
本之一。又可得而終泯乎。曰。非也。孟子沒。降於漢唐。窮理之精  
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發氣質之性。深  
有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  
性。其蔽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  
家。此其為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內。則復性之功。缺。復性  
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者。狹矣。故述張子之說。以啓之。若夫性有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蓋不考於經。而臨  
告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所言。相去無幾。茲不待申之。而明矣。

辯鬼

城東萬竹林古宅。數有妖白晝出於中。擲瓦覆器。人無敢居者。  
一日過者。寢於床。以髮繫床足。而僧古清居之。其妖遂息。咸以



為有道之士妖不能奸也錢肅備錄之為傳客持以問鬼之說於余。應之曰有之伯有為屬於國黎丘之鬼扶邑丈人而道苦之謂之無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肅之所錄其亦所謂強死者乎肅號儒者蓋惑於鬼而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為有也方疑而懼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終以為無也既悟而疑釋真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為鬼乎肅宜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以實之益滋其惑矣夫衆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為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為天下則無敢慢而遺之猶以為未足也教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之義著矣由是推之神為氣之息而伸而鬼為氣之往而屈以歲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生而死

其理一也而萬竹之妖鬼之非當者及其久也滅而不存散而不復卒歸於當耳肅既不攷於此且論清呪諸鬼而驅之其言不經如此而人猶信之予不得不辯

辯拙贈營景元

錢唐營景元少有氣節通春秋大經五試于有司僅一薦而年已老矣道雖高而無所容文雖奇而無所施蓋亦類于拙者人皆笑之余為辯之曰甚矣俗之耻於拙而不耻於巧也有巢氏之民拙矣而無拙之稱風氣開而天下不勝其巧於是始疑拙於古而巧於今苟有一謀之失者輒以拙目之吾嘗觀一世之人巧於仕者其祿倍巧於兵者其功大巧於說者其術中巧於賈者其利博而羸儒者區區獨守其拙旦暮與殘燈破瓦相伍以事千百年斷爛之編奚啻老農之於田寸。而耕以異程鄭之富其視巧者惡得而侔哉然巧拙之不齊性也拙固不能矯



之而巧亦厲之於嫩短之於長也使矯之而巧其病有大於拙  
焉雖然仕有時而蹶也兵有時而債也說有時而屈也賈有時  
而不售也其巧亦窮已是巧者非巧之為巧時然而巧也拙者  
非拙之為拙時然而拙也彼昧於道者以利不利為巧拙豈知  
夫巧拙繫於時邪故病於拙而尚乎巧不知孰甚焉潘岳柳宗  
元是已吾將安吾之拙相與遊乎太古之天泰焉無外患之入  
所利不既多乎使窮於巧而欲反其拙噫弗可及也已故暢其  
義以質之景元且以自厲云

三賢贊并序

瓊嘗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業著萬世  
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弟清河內史士龍此  
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  
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伐吳之後利獲二俊且中州非

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漂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  
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唐也嘗曰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至於相論諫數十百篇皆  
本於仁義而所用裁十一先傳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  
賈誼而術不疏則其事業可知已華亭舊有二俊祠至正二十  
三年松江通守顧侯遜教授馮恕拓地大成殿壯構堂而遷之  
并奉宣公焉明年春瓊承分教之命始獲拜其像按士衡吳縣  
人宣公嘉興人居非同里也生非同時也其出處本末不類也  
然上下千百年間而吳之人才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  
且不克盡其用以死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  
之嗇於三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為二俊寬而尤為宣公惜也  
鄉人思之深愛之至合而祠之宜矣瓊嘉興人也數往來華亭  
幼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節恨不得起於九原而忻



然執御馬乃贊之曰  
猗歟盛哉一門二俊龍翔鳳騫天運既移國鄙臣遷才高匪福  
道否終慙蘭悲塗剪玉恥璞全謬宣公華峰一柱衆邪而傾  
孤立無與炳萬言以藥人主功濟時屯謗由直賈有烈其芳  
有燁其光近宗遠法豈惟一鄉九山峩與岳相望匪山之高  
伊人之良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針喙踰萬鎗翼方蠅畫伏如何  
夕飛孰徵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息而休爾胡見陵且行且歌  
什伍其勿經堂入奧朕薨或刺予股或嚙予肱或集予背  
或觸予膚條前條却攘之弗勝完膚盡瘡欲寐旋興吁嗟蚊兮  
厥類寔繁小大非一尤忌高足豹章狸質蛙蟻轉丸熠燿借光  
爾獨予仇而為猖狂蚓充其操蟬秉其潔爾獨予噬而為饕餮

吐絲有蛛課蜜有蜂爾獨予病而為射工吁嗟蚊兮爾姓既育  
爾求何酷殘忍無行宜食其肉正直有道覆肆其毒潰腹請貪  
爾矣不足露筋表節爾矣不惡申以詈之爾將何為

拱翠堂記

華亭之大澤東西周五十里曰柳環柳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  
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當宋季時嘗薦於有司代革  
勢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闢室所居之  
東偏顏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沒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  
野揭舊扁於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  
列度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耳目也  
且徵文以記之瓊昔講學雙璫溪上距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  
博觀其與仇白二公唱和詩風流文采猶可想見閱二十年而  
所謂拱翠者不墮而又新之則浦雲之為孫文博之為子克承



乎先矣瓊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行者有未足觀而奇秀之聚必有  
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而嶠者危者歸者垣者蜀者左  
右而顧焉不啻卑之拱乎尊小之拱乎大夫人本乎祖自祖而降  
為子為孫之子為曾為玄為來為弟為雲仍亦若衆山之於  
嵩華而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於勢  
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別之自絕之為陘為鮮則滅其天矣今翠  
巖公之樹立於前而浦雲父子之相繼於後如此可謂知所尊  
矣苟知所尊則於翠巖厚重不遷之德峻絕孤撐之標必將視  
而效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在於鄉人猶然况為其子  
若孫者乎故不獨嘉文博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翠巖又以勗其  
後人盡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故訓導守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禦之入分兵擊  
叛將王可權于松江兵遂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守胡先生責其  
金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為賊邪衆怒刃之尋死至正十有  
六年二月也初部使者命先生來分教裁閱月而可權至二月  
己巳夜內外舉火烈焰亘天先生亟命閣閉門防寇徙薪辟火  
火且逼西北垣乃率諸生李復買魚善吳克敏宋起潛尚德卿  
升屋大呼注水沃之又令民撤草坊許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  
若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之宮咸毀無存此獨歸然如靈  
光寔先生力也方其變起倉卒在官之人莫不駭散奔走先生  
會稽布衣耳不食其祿不任其事乃以身觸虎狼卒至見殺而  
不悔嗚呼昔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子思居衛寇至則不去以  
為君守蓋宿師之道與臣不同如此今先生當為曾子不得如  
子思也而區區守此以死忠固不足班於孔父仇牧義固不足



班於王蠋斯亦傷於勇矣然先生之心以為平居無事則朝夕  
游談其中一旦遇患則委之而去曾市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  
以為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為將帥則必死邊疆惡至遠義高活  
而失事君無貳之道哉是未可深議之也後三年太守王侯立  
中因採教授馮恕言謂數百年先聖先師俎豆之區微先生之  
守惡能免於焚燒也乎而今日學者幸有所庇以講詩書禮樂  
之教者當知其有大功於此也前守既繪其像於東廡春秋祠  
而報之今宜叙其顛末立石以風厲其為士者而知事吳陵徐  
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瓊然猶隱而不得詳也茲直書而正  
之先生名存道字師善嘗以春秋經試於有司其來松江時亦  
未有知者噫生不偶於時而卒能顯於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  
書于壁示其必死之意并摹刻于左云

筆議軒記

瓊從缺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  
彖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  
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曰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  
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  
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窺定百年之前且不易  
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  
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  
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  
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為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  
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為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為之尋值  
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  
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  
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遠邇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



懿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諤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禍為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為張璠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為過可見其為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為予之所不敢為也龍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氣此天實為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詛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為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寡人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餒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松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以興學校為首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子弟員月試季攷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碩購求十三經注疏等書於中吳巨姓家櫝收皮列書閣之書粗備每帙印識其上戒司籍慎於所守勿為鼠仇而蟬蠹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瓊列叙目錄若干卷志其歲月于石庶明其用心之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



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烏乎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求道之  
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鬱蔽  
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  
足生臃腫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  
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  
回首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  
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寔據青林之勝且求文  
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  
之伏也魚不深則鈎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  
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若其不深而鈎  
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鈎而游





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犇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徼利劫祿為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忘世蚤棄內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星月上升則放手巾流舉酒相屬客童取鍊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駱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為之益勝庾子兵變寺毀於火載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

予九峯三泖間求文為之記而方舟之說則曰吾所謂天香者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建寺靈鷲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內外典天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徧故吾香亦無所不徧上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舉不外吾之法則舉不外吾之香凡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色之車可以悅目香之所達不假粉黛而馨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充非芷非蒞迷者觸之而覺窒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忿者觸之而平褊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情者觸之而起貪者觸之而戒戚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香所以薰眾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超眾妄而歸於真也豈獨桂也歟



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而為諸天膳以是而為諸天衣使大地物脫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不可也予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取於桂者淺矣予以事靡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一憇室中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諸壁以示其後云

### 剪韭軒記

錫山華季充氏居笠澤之梅墟築草堂若干楹題曰剪韭軒志懷友也介前進士澄江包叔蘊來謁記余惟韭特菜之辛者非有六牢之美古之儉者多嗜之以其適口而易致耳而鄱林宗夜見故人剪韭為具此一時之真意也代之為友者相附以勢相結以利相悅以飲食惡有剪韭之真意乎今季充取友天下之士行倫志合而非勢利之相求也干戈格鬪之餘散于四方耿如參辰相望數千里外少者壯者老顯晦存沒皆不可

知有過其軒而一接尊俎之驩雖太牢之美其有過於剪韭耶然會合之不常不能無憾於韭之剪者能幾焉尔吁天子庶人未有不須於友者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責人之弗鳥若也季充其求友生而不忘者乎至正二十有四春秋九月既望樵李貝瓊記

### 方壺記

華亭之鷺湖有大姓為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疏四啓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蘄然而獻秀有木焉鬱然而交蔭蓋不待馭冷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為記余惟方壺為三神之一在瀚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颿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說徃說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



真方壺也歟而朝暮泊浸風埃中以因利徼名者惡知有此也  
余雖未睹其彷彿竊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屬國家承  
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  
此一方壺也及來華亭也海內兵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燒  
而編民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表亦  
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得專矣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  
樂至越海以未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  
而方壺也奚必清穆虛曠擬玉侯之宮而後為方壺哉今子正  
據鶯湖之要甲第連雲膏腴接壤所欲既足而無求於外日坐  
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  
方壺而息焉則不為生客也

白漚軒記

姑胥環城皆水也會稽陳君思可校書葑門外面水為軒有白

漚日往來水上愛其潔素閒暇遂顏之曰白漚軒且徵余文以  
記之余惟鳥之族非一鳳也鶴也皆其超然出類者也翠也鶩  
也隼也鸚鵡也或以色珍或以味珍以色珍者人利其羽以味  
珍者人利其肉隼以善擊珠鸚鵡以能言珠亦不免為人羈惟  
漚水鳥也色不眩乎目孰得而賊之味不適乎口孰得而腊之  
音不悅乎耳孰得而畜之此漚與人相狎而相忘彼此一無機  
也故詩人恒以閒目之然三吳豪傑樹立勳勞者無白漚之閒  
奔走勢利者無白漚之閒相狎相忘又幾人哉若思可者其得  
閒之趣已乎漚不吾疑吾不漚執觀其滅沒浩蕩之波翔集洲  
渚之際漚之閒吾之閒也雖然世特以閒擬漚耳韓魏公相宋  
嘉祐間定大業都高位身歷兩朝夷險一節至陶萬物如造化  
天下仰之為泰山喬嶽乃以狎漚名亭則可見其一出一處之  
閒舉無心也是足信於漚矣彼局於機事而汲汲朝暮無須臾



之間者白漚之弗若矣悲夫思可有道之士非久屈於下者余可不以魏公望之與異日於白漚尚無寒盟

香影軒記

雲間之沙門南山壽公樹梅楊溪燕坐之所日與之伍為清客題曰香影取林君復詩語也且徵余說以記之余時讀書三柳上數與南山相周旋方花盛開輒造其室中不啻在西湖之孤山坐放鶴亭夜觀雪舞百僧為試嘗論其疎瘦奇古若龍之蛻鶴之峙皮皴而癭縮梅之狀也先春而發首居萬物之上梅之時也託於深林大谷冒風寒犯霜雪傑然而獨存梅之搽也至清而不淫至潔而不華梅之韻也其實酢而適口故以之和五味梅之用也是皆見於詞人墨客之所賦者不一而未嘗有能寫暗香疏影於月昏水淺之際此君復為能冠於古今歟代之評畫者謂其不難於位置之工而難於神氣之完若君復之詩可

謂得其神氣如善畫者而梅亦由是益見其高士無賢不肯莫不愛其花而誦其詩猶口之嗜炙北南山所以揭之於所居也雖然梅之香與影吾既不出一榻而得於梵唄之餘已抑亦即物而觀天地之化乎當一氣肅殺野草之茂者色變山木之榮者葉脫如漢虜塵阜蘭之下僵仆枕藉無一存者惟梅於此爛然照人則往過來續之機未始有一息止者豈不得而見之哉汲於道者宜反之於身無間於晝夜寒暑以法其純亦不已香影之微又惡足玩者邪南山與其徒無方山棲谷汲以究苦空之說餘三十年而其志益堅不怠必有契於余言者余亦因以自警云

巖壑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貧悉棄弗有或妻子事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甚嚴五臺三竺之士



咸以為不及數往來雲間人喜而爭致之築庵數區處其  
徒而猶惡其意也曰吾惡用是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  
畫一卷謁余秋涇觀其蘄然削而隋者為峰呀然虛而奧者為  
谷雲氣晦靄林木蒼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鑪玉笥間  
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覆茆而休則華棖藻枕弗與也  
躡屨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寓目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楚腰  
衛頰弗與也傾耳有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絲豪竹弗與也木石  
為伍虎豹為侶人孰得而吾即邪先生幸名而記之予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為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天地萬物  
納諸無為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所甚不堪鮮有能致之  
者天然泰於富貴之中而非素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  
之不有得於獨覺之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然  
無累如此然是道也所謂策千里陵嶺巖使其不信則不可入

而蒙者怕蔽而不通情者恒畫而不進終不足以造其室以至  
於沒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相去何遠哉天然有  
及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志方銳而不畫也其至殆不為  
難矣噫世之襲緇衣而自抵牾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  
愚婦汲、微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象歟微若人之樹立則大雄  
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振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極論其所  
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乎書

灸背軒記

隴右邾君仲乂主華亭之邵氏義塾題所居之南榮曰灸背軒  
以書抵瓊曰襲狐貉者不知有灸背之快有灸背之快者不知  
狐貉之至美當窮陰苦寒吾身猶蛇之糾而不得伸也吾口猶  
蟬之瘖而不得鳴也海日自東方出乃席而坐其隅光氣所及  
倏焉外融而內燁不啻醪之沃火之鑠温風之嘘耳聰目明百



體潛蘇欣然商歌作金石聲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天下有快於此乎然大明無私吾惡得而私哉天下固同此快也彼龍狐貉者揣不敢出闡闥假之醪而飲焉假之火而附焉曰是美至足矣又惡知炙背之為快繇是宋人欲獻至尊而希其賞嵇康乃云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迨未之知也惟先生記之以成吾懶余乃為之嘆曰嗟乎溺於物者有無窮之慾得於己者有無窮之樂方海內兵爭智勇之士各欲自術以徼一時之貴富朝暮奔走於形勢之途觸風埃履冰雪而未暇炙背如田夫野老者也仲人獨超然高蹈雖王公之尊不能誑而致之且與田夫野老以炙背自適則其不溺於物而有得於己可知矣昔杜少陵在夔州西閣曝日見之於詩者可謂極其形容矣今仲人之居亦少陵之西閣則炙背之快無適而不在焉余亦將從之相與坐談茲軒之下而與天地間萬物同被愛日之光豈非幸

歟是為記仲人通經術善持論有司嘗薦之春官賦詩清麗有法世多傳誦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既望稿李貝瓊記

### 蘭芳軒記

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唐城東闢室為存息之所樹蘭其前顏曰蘭芳軒問求余為之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銳而長古人恒刈而佩之劉次莊之注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幹一花為蘭一幹數花為蕙朱子從而辯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為何物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脩自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時俗之好讒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蘭之是非固弗論也余聞至剛蓋五峰先生之從子弟蚤有氣節嘗從武夷杜君清碧游二十餘度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耦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不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鴉子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余知必擢於茅茨而蜚聲天衢也於是乎書

### 小蓬臺誌

按東方朔三島記蓬萊在東海東北周五千里禹乘蹻車曾抵其所秦皇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帆而返俗疑其妄會稽為東南大郡舊稱小蓬萊則以其地擬之也鍊崖楊先生

族出會稽而老於淞上即七者寮之東偏葺樓一所類曰小蓬臺示不忘越也臺俯大川別二支其一南流其一北折而東中匯為百花潭有三石梁跨川上南曰金螯北曰鍊龍東曰玉虹是淞之勝畢效於茲而為小蓬臺所有江雲海雨山紅野綠舉在几席之下則視會虬之蓬萊小大不同其超乎埃壘不啻真在三山雲氣中矣先生晨興披鶴氅冠鍊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臺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譚大噉或出桃核杯酌酒半取鍊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為謫仙人也夫道山四時皆春而小蓬臺之春亦無盡小蓬臺之春無盡則先生之樂又豈有盡邪於是命瓊誌之瓊惟先生早擢高第宰天台後去而客錢唐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於建德九敗挈家東下淞之通守顧遜具舟楫迎之蓋去會稽三十年而息於是非蓬萊而蓬萊也會稽受兵尤酷暴骨如莽千里蕭條雖



蓬萊而非蓬萊矣昔杜少陵放浪梁宋吳越後仕玄宗肅宗官  
至拾遺然流離頓踣之際由郾入蜀東屯瀼西凡三築草堂少  
陵沒而天下稱之先生之與少陵其跡同其趣同其文章之信  
於時同異時小蓬臺將見撫於圖志杜少陵之草堂何足侈哉  
於是乎書

綠陰亭記

過穀波橋東履碕嵌南折而西抗飛甍萬竹間為綠陰亭中可  
坐七客隱然有林谷趣方夏九州一火宅而亭之左右接葉雲  
布日光亭午不到地可誦可弦可燕可奕羊角風至褰青舞翠  
雖崇樾眩晝積李縞夜惡有茂密蒙翳如綠陰者哉予既登嵐  
光清霽樓下憇是亭俯游儵仰飛翼徘徊久之足以祛其煩而  
泄其憤願奔走勢利者不知有茲幽勝也回取至元間一時宗  
工仇山村王菊存李贊房曹梅南唱和綠陰詞俾刻之亭上使

游者覽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澗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決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澗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錢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如琴筑之交奏珎璜之相觸及憇春深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暈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謖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





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唳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泉北山有靈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號出叢篁亂石中循隙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醒滌煩與春涼一矣曰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為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夫泉蓄之有本則其流也必遠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為楚蘭援筆賦之

###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闢室為燕坐之所西江清涼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探其居者如青芙蓉萬朵而朝嵐夕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時其竟湛以虛其氣淒以勁其容慘以肅蓋不

待夫板台既收白露先戒而山中之四時當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悲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猿哀則有默會於休而定而悟者於是招席溪而結社與鵲巢以為徒飲卓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矣且復徵余為之記無乃贅乎然余知梓山之所造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為其徒者歧而二之宗於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於教者以為行必先於知不然則造道之門既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旁通博攷凡十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於文字之外由是斂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纏於紛採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徃賦詩有晉休密殊之趣初非出於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絕之行又如此予方驚



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屆又安得遁于萬峰相与掃白石覽歸雲  
道遙倘佯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  
石云

### 虛白室記

余聞金華多仙佛蓋其山川之雄深必有異人之所託不可誣  
也若黃公晉卿之門人繡湖沙門皞公虛白者其佛之徒歟虛  
白二十餘游江而西覽匡阜於尋陽訪道林於洞庭而公序以  
送之且壯其觀乎博大之區而從有道者以證其真印之傳屬  
海內兵變遂留雲間久之與余往來雙璜溪上皎然如近冰雪  
莫得而浼也一日告余曰吾無一席之居隨所寓而居焉而室  
之名曰虛白或譏其無室而名之是強名也然吾之為吾亦強  
名耳又况寓吾之室邪且不徒寓吾之室吾亦無也以其有而  
觀之其在越則越為虛白之室其在吳則吳為虛白之室六合

之內孰非室之大者乎先生幸記之余曰虛白既強名其室而  
余又申之以說則亦累於有而攻之者益熾矣然有不可已者  
夫白生於虛惟虛故白耳日月之明一照而四海白而坐閭室  
者不覩其光故疑日月之所不及而不知其蔽於物也苟去其蔽  
則八牕洞潔昏夜皆白如積雪之相射落月之相通不待燭之  
以火而無不見焉豈非以其虛乎此一室也物之至虛者莫若  
心存之而神觸之而通惟其珠玉文繡聲色狗馬之屬所以內  
蟲而外蠱者非一至虛之體於是昧而失之類乎木石之無靈  
而為昏為暴已必也去其內蠱而外蠱者如伐寇戎焉不使有  
一物之能蔽則天下之理昭晰森布雖居閭室不啻日月之中  
天虛而白也虛而白也者豈惟一室之近將充乎上下而俱白  
矣故其虛如谷廓焉可蓄其白如玉粲焉可燭其虛白之室乎  
抑亦虛白之心乎是為記



橘隱記

楊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清而駛人之業廢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洲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之題其游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予為之記予詰之曰太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渭川之竹並擬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巴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高山者則又恠而不經非伯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哉吾遠祖績六歲謁表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後則蚤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自侈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賤神仙之誕姑置而勿言余廼為之歎曰按陸為吳大族自績至遜起為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昭烈於夷陵遜沒而抗復將其眾出替西陵以拒羊祐者五年及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宅之在華亭者雖湮

沒無遺而所謂唳鶴灘黃耳塚猶可彷彿其所每欲訪遺蹟於荒烟野草中求其子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嘗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老退於三泖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祖而素榮朱實見於夏雨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陵之產為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竭其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樂惡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殖嘉樹俾過者指而言曰此績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罟或以叉或以筍或以罾巨家則



斫大樹置水中為魚藪魚大小畢赴之縱橫盤互人亦無敢輒捕者故葦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徹樹兩涯鼓而毆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戰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予觀而歎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可歸也而歸于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邪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菊莊誌

今年秋九月既望余出城北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無五畝之圃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瑪瑙盤者株高五尺開十花圍徑二寸

強人以比西施中酒時狀元紅者株高四尺開十二花視瑪瑙盤微劣金鳳毛者株高七尺開十花色純黃如金圍徑三寸繡芙蓉者株高五尺強花如錯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品次小金蓮琥珀杯玉玲瓏賓州紅茉莉白株皆高三尺強花小大疏密不一而鵝翎鶴頂亦繡芙蓉之亞也他不可名紀者尤眾雖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遂置酒賓予坐日既夕剪瑪瑙盤一枝而去越翼日命其子馴來求文以記之余惟菊為草木之一前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陶亦託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益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無色若奈此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絕類而傑出者乎君亦



慕陶之高而又色別類分如此其趣固同乎陶已余亦愛菊之一也幸無官守言責之縻每歲推乃客過菊莊撥英汎酒和靖郎之詩而想其人於千載之上不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也因書為菊莊記君赤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再試有司令老於淞上云至正二十年冬良月樵李貝瓊誌

### 蘭雪坡誌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名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有奇氣嘗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值兵變辟地錢塘左轄張公才其人辟為賓客久之以疾辭無留祿意放浪九峯三泖間而屬余記所謂蘭雪者至於三四無勸色予惟物之至馨者莫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魯仲連之節其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連之深矣當戰國之時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教以攻戰怒携好合聲震海內德無不報

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囚於楚范雎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裁數月魏冉廢商鞅車裂李斯族呂不韋斥回視一時富貴不啻糞壤之朝菌何榮落之暴邪而仲連翱翔兵交之際排難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卒蹈東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顯而利不污此戰國一人而已以蘭雪况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爭習縱橫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干之以祕策動之以飛辯竊高位私重祿與馬赫奕妻妾間麗樂其成而不愛其敗也喜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獨懷仲連之志弗為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辱於蘭雪邪吁蘭雪之至馨至潔非仲連不足以擬之固有非蘭而馨非雪而潔者性初亦將襲其馨而尚其潔也乎雖然以馨而焚以潔而蟻者古今所病性初其慎之性初其慎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記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輻輳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困朝承宋以來政虐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錘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

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仕既為眾所忌又恥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雲門玉筍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  
良吊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具  
正聲動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  
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  
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  
者躓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  
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  
佚之餘幸不燬朽殆滅而大姓章玘欲錄諸梓以傳無窮俾瓊  
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恠  
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閔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  
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  
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侯於代之知言者  
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  
園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  
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民與賀吳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  
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技  
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  
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  
務速者不暇工情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獲  
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  
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陸何之趣而不迫也寫物之妙  
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  
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  
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



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  
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  
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  
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  
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奧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  
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  
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鋟梓  
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未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  
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游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  
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耽羅志略後序

耽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  
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

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迺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  
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耽羅志略將鋟梓鐵崖  
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  
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  
道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  
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耽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  
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  
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  
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  
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鏃為國家病則視歷  
代之盛寔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  
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外之境若過鴨綠窺博桑也  
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說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陋薄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託為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兔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成之告黃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滄六氣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鄧景純者互為遊仙詩不過說安期羨門之高假蓬萊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其詩自成一家飄然有凌厲空之想詞人固多擬之而能與之韻頡後先者甚寡錢唐陶菊莊氏蚤遊京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為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

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擬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惡得不為之驚喜而賞激邪視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和而成集兵變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藁幸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演之於後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崗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



涉艱蹈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一欣戚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太羹玄酒而撤芻豢之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萬天下之目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壁脫去凡近雄詞麗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猶嘯鼯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離燕游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茸獵場鶻隼草傷心墮淚之地霸人之情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非復混壹之初而文章日趨於散散獲見文壁之詩得不一

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礪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經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斥候以防寇行則設鄉導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是矣兩河首難豪傑並起名王重臣授鉞四出往覆軍殺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弗支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



今張皇六師期復版圖之舊則是書又可閱而不出我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荀卿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德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要又可舍是邪錢唐俞在明氏將侵梓以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凡而復申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璜溪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沿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危拆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淖約爭妍輕盈欲舉擢中流而儂彩扇回吹以激芳水閣霜臯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烟渚送頽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訢合雖荆表田真之義既憐重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率合未若斯之參差疊

見左右旁數是宜宣之詠歌播諸紀載宮沉羽振叶八音於管絃玉綴珠編陶七情於觥墨茲叙其實式冠于端

偏旁辯証序

自鴻荒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謬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歟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母母爰爰美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艷夷之為夷丰之為丰船之為舩尼之為屈屈之為屈晉之為晉臺之為臺鑪之為爐鐘之為燈是非瞽說於是詳求



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累日竊歎文璧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踵謬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得場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觀今日之楊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鋟梓以廣其傳云文璧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辨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憾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





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即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國家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毀譽進退數易不安為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為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繇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而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

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斥之固異乎官人之所見已官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弗才邪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讓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徃、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恥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歟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蚤歲力學不倦數遊播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干升斗祿為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已異之及觀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



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  
又可遺潛已乎盈考而去澄江邑君叔蘊陳君履信御溪張君  
夢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  
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互為  
勝負而痛者痒痒瘡寒上氣之疾作為失其養則天其天年有  
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置醫以養兩其變而眡劇易之徵自岐伯  
俞跗秦和扁鵲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  
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  
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汜徙錢唐至君而  
名益顯歷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攝松江醫學教授

而學之諸醫未求余言以送之余雖交德玉之日淺然聞其治  
人能察羸盈休玉以盡攻之術徃起人於帖死亦中吳之  
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入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為王政之  
一助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填委民生其間不  
務稼穡雖鬻鬻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萬妖治長則走狗飛隼擊  
丸蹋鞠窮日夜為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  
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  
之則為豪傑之士出於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  
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為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  
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  
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而為叔



馬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畜之大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東於龍門吕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危於霜雪而後參于天爵祿之來惡可涯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于類宮時家毀於兵落冕無業太守王侯彥強以故人子遇之周之以粟既而去游吳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門寺孱童弊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游士之無歸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

不以疏戚而汎濟之家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內兵變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民哉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嘗內交者反眼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振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况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之不古而人情益偷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藥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懲其前汲焉馬恐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樂思火



而燭穴而牖然後以為快矧瞽而不覩日月之光八荒之大秦山之高如夜索途而莫知所從則衣之以文繡喜之以五鼎勢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苟有能治之者使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秦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已夫有大快於已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膏王公孰加焉此皆樂之至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凡三十有六外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無所覩者毫芒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顧高於泰山者弗之見由是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壽其國豈非瞽之深者歟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

德塞可通也蒙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矣止於目之能覩邪余因彼而感於此矣今年秋賀璋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既愈來求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俾吾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邦字子良姓任氏世為蜀綿竹人寔少師希夷之後九世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處恭大父果德宋進士迪功即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生公自為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抵嘗侍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盈考疏于江浙行省板授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承發架



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年督課會稽四  
明申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使持御酒文綵贈之嘗  
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女入江抱父屍出者釋老之宮  
巍然相望而此棟摧瓦腐不支風雨豈非有司所缺歟率其  
屬捐奉葺之蓋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  
部永嘉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  
之別墅而間關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得年  
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耒字子駒蚤卒妹季環娶錢唐孔氏  
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男二人長文虎江陰  
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嗣宗處州路範村務都監娶何  
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元帥府秦差鄒士庶孫男二人長繼祖  
娶沈氏次紹祖孫女一仲貞適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  
興不免歸附松鄉先生兆次卜葬于松江華亭鄉蟠龍塘西馬

駝巷之墟子文虎附焉築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復置田七十  
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毋侵其入公天性孝謹初松鄉  
先生沒撫柩哭幾絕既葬廬墓三年凡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  
取先生所著白章集歲之其在理問所時命偽師鋟梓行于世  
嗚呼代之為人子者惟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知前人翰  
墨之為寶者而公於片言隻字未嘗棄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  
之奇文章照耀後世不與草腐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  
墓銘猶缺其從弟來翁狀其族出行實携嗣宗來謁貝瓊于松  
之泮宮乞銘曰  
任祖希夷本蜀綿竹逮公之生遂大其族出而試吏孔仁且直  
百執一鶚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惡而仇世莫予訾位局聲流  
三年海陬再膺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奉惟堂必基惟穀必蓄  
苟封其積曷畱其施蟠龍之西馬駝之宅公行不泯視茲貞石



鄆處士壙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鄆曾祖倭卿宋朝奉郎祖  
晦擢進士第授營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  
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  
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  
趙氏陸氏營然子立備歷艱難嘗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  
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  
二月二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婁氏  
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  
娶周氏次哲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穎唐法華山先塋之  
奴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  
側乃歸骨于嘉興以婁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  
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

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墳誌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鶴李黃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北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彊記  
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海內鼎沸詔徙行臺  
于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為參謀統鄉兵守衢  
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  
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於古矣余於先生為鄉人且蚤從其叔  
父次山公游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幸兮獨罹厥災  
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鬱佐時之明略兮試一割於  
南境輪既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過騁衆鳥紛其高厲兮鳳燭  
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遠戢兮侯有道而一來日慘兮而晝晦兮  
風蕭兮而夜悲悼先生其不返兮邦亦傾而莫支嗚呼舉會生



而惡死者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者蹈白刃而弗貳苟  
吾義之既獲者向雖醢其美傷與平原而為朋者越千祀而齊  
光彼懷祿而有泚者日幾何而不亡仰寥廓而此之者流余淚  
之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兩峯集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苑而右渠書稍輟凭檻而注目焉方天不  
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載泥沙中蹙鱗損  
介日就於殆將為鳥鳶之所啄螻蟻之所噬孰有援而活之者  
余觀之戚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  
如雲不見涯涘渠亦豬而為大澤矣於是小火之魚畢萃洋  
然而泳喁然而噏有戲而喞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  
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懼焉而悅乃為之歎曰噫嘻天下  
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所依也  
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遇風霜乘  
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





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矣膏魚之繼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  
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鳥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  
觀此為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噉、鳥有泥沙之困而  
日就於殆鳥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為之說

糜母張氏孝節傳

檇李之幽湖張氏女歸同里糜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十有六  
誓養舅姑不再適舅姑沒粥衣而葬二子既長告以父志俾從  
師讀書遂以偽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至五十七終

貞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不墮  
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萬人之中  
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聞共姜之風奮於閭  
閻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口之王氏新安之吳  
氏尤較然著明者也當是時朝廷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厲

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旌其門斯為盛典已若山墟海  
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珩之母檇李  
糜寔之母馬寔母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  
然如秋霜烈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怩心不餒  
其去自淪於禽獸者奚啻萬、視共姜亦何遠邪屬四方有  
戎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為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士  
大夫之詠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王新安之吳  
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矣吁以一婦人之賢足以表之於世  
不與草腐木斃矧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者乎世降俗偷甚  
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  
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庵圭秀



之崇德薄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庵樂之遂卜縣  
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  
官至尚書通歷六部既老穆陵為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  
其閭曰清節里元季清節里第毀于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  
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  
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沒生亦無仕意或曰以爾之才  
盍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顯者相頡頏顧推氣局志枯槁田畝中  
無乃左乎則應之曰程斲於醪蠅溺於汁魚觸於鉤蛾焚於燭  
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其身以及其宗如狸如蠅  
如魚如蛾為小夫鴉子所笑邪唯日營脩灑上給八十之母取  
遺書以教子使不辱吾先至願足矣聞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遊故知其世系為詳且獲  
觀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為之歎

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為  
阜隸回視重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漸盡而電滅陳氏先  
後幾二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先詎不信  
歟西鄙生既與時杳鑿故不求用於時余觀其志亦豈時之  
所能用哉

###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為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  
觸笙芋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蠶人然潔而不可汚介而不可  
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  
遠清而亮足以破啁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  
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鶴也翠也鸚鵡也惡知鶴之為可好



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  
守其國而四隣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為之戰寔衛有可亡之道  
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  
其好鶴豈不愈於盡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  
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時未有蕪余之說者錫山楊  
君德中嘗畜一鶴以鳴鶴顏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况且求  
余為之記余文德中三十年寔吳之奇才也始歸州佐史擢于  
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  
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于父山之陽義不  
苟祿日與鳴鶴為伍抑無愧於鶴之潔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  
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  
不蚤邪故既辯非鶴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為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客過焉  
恠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一客曰天地糟粕也人  
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  
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  
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援、堯舜  
以一粟相禪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有識所以旁立而  
竊笑也一客曰嘻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夫  
地隕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齋之以一粟惡乎  
而齋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歛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  
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五  
神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  
之論遂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  
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



之大參天地之大也嗚呼物而不化者雞鳴而起日入不得休如負版而不悔則舉空之說使知一切之為累者厭而弗居遣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造乎窅神知化之地如凝冰而不察則舉易之說使不過於一偏可也天地無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辯之者明日宗元求求文為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薄風雨之回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解以為聲或著物而有聲歎然如飼春蠶以為有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為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類凍蠅之

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合坎者既夷突者既卑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子弗辨往來之蹊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為大快於已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賓雲於幔亭之峯又何以踰其樂邪夫眾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龍耳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欣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眾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徙家及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曰書其說他日雪夜操舟相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御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筤竹青環翠合不啻左泉



而右淇也方承平時勢家據沃饒地鑿池築園為觀遊之所計  
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三吳兵變阨至城墟荆  
棘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興相尋之感而水之瀏、竹之脩、  
誠可託而忘世者此邑生克恭厚直購之而居之外寬內密不  
侈不陋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戶內凄、然  
如空山之秋大雪之晨琴瑟笙竽合奏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  
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周阿蔽景哉余嘗過之俯游條  
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春、不能去安得徙家  
其傍為東西隣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非一快邪嗚呼地之勝  
必待乎人、之高必因乎地錦江麗矣杜甫客鳥愚溪僻矣柳  
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以遊以釣以絃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昌邵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

也戒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  
坐隅復徵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  
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為甚  
少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  
之曰不占而已矣警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為  
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  
恒則偽恒則敬不恒則忘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人哉所  
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有恒之與聖人  
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銳乎前而退於後非恒  
也謹其一而謾其二非恒也農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  
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肆故其器日精矧欲進乎聖人者惡可  
無恒邪克讓儒而醫者也其知主於恒已醫一技耳死生繫之  
必進乎俞跗扁鵲倉公之巧而為醫之聖凡書之所論有淺深



以有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藥之所施有緩急以有恒之心  
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恒為務欣  
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求為吾儒者其亦  
有所警也夫

###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授醫術於海昌慧力寺之  
忠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  
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間奧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  
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死死者數矣然一以利  
天下為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  
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徙家紫微山之麓曰顏其室曰東齋過  
余清江一曲求文以為記余惟東之為方震也日至夕而入度  
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於東而為旦則既晦而明光曜一新

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  
有五復旋於東而為春則既塞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聳者伸  
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為萬物之  
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為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  
其體生物之仁將以仁其人欣仰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  
宗而海受百川之歸蓋山之峙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者  
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仁一方一  
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於時而為其所  
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  
說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自勗焉是為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  
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  
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  
微觀之冰雪之沍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  
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萋、葦、其生自  
有不可過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  
之拊我富我長我 我顧我瀆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  
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  
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  
五鼎之適口惡足以為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為樂乎或效於





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歟然蓼莪之詩人兼言父母而東野專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為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莪伊蒿之意傷其不為天下之美材耳余蚤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為業二十餘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既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為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於春暉也多矣岳君東伯者名臣之子孫也折節讀書以明經選于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為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殊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庶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思

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清隱堂記

紫微為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寔據紫微之勝宋慶曆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宦軒後禮公又築清隱堂於宦軒之北為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庵先公起山興公春山勝公瑤山珎公大銘鑿公明遠昶公源委相承皆一時之傑然者也時清隱多歷年所棟摧瓦腐不支風雨勝公圖撤而新之首發私幣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并葺堂之東西兩掖其制視前為加廣焉又以其美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鑿公沒越明年珎公繼沒而興公嘯詠不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八年先公復沒則耆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矧歲



入不給賦歛日煩於是內營外應凡十有五年雖震撼擊撞盤錯紛糾處之卓然不見跋扈之患矣當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為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即退而休於清隱焉每一食之頃輒念、為言自少至老執勞不倦及兵交境內學佛之徒散于四方而守是區、不去者懼負先公之所託且欲遇變而益厲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既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為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述以成乎前而代之忽堂楫之寄者抑何衆也近而吳越之區自五山之盛至於山臺野邑炳焉金碧之交煥者忽已走狐兔而翔鷓鴣而一堂之小山歸然如靈光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效為能圖前人之所難者歟大雄氏以天地為幻若無待彼為損益而先後之樹立如此亦教之所關也嗚呼廢

興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旦之必然寔繫於天而不繫於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責諸天而遺乎人不可也是昔之繼進庵者在春山而今之繼春山者又豈不在於明遠邪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書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異時之後明遠者其亦鑒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鼓琴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初吉鶴李海鶴生貝瓊在爰山草堂寫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達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曰半間雲且徵余為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餽既而被覆罔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然入吾室中泛窓戶撲帷幔排之而不



能去攬之而不能執鶴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冰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邪吾不以為窮雲之去邪吾不以為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乎山迴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過畜聲伎藏寶玉所以瞽目而聳耳者朝暮交於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效於武夫悍將汚於宿隼飼馬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效也為吾與者特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

相遭則吾之為雲邪雲之為吾邪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斂乎至密孰得而圖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鶴李貝瓊在清江一曲寫

### 西翠樓記

海昌鄔子振氏尊居第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翠一時魁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為之記余觀岸海之山自鳳凰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於是焉撫其大者騞之匡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西則嶽之太華嶄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峨眉雪嶺其翠奄乎巴蜀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奄乎康居



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開闢而勢已  
然故雄秀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轍不得而寤近即七十二  
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攷之歎蓋人之器非有限  
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子觀夫峨  
眉雪嶺與崑崙崑崙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于心  
則一耳當夫積雨新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拄頰之頃天  
空無雲倦翼盡歸於是宿素月於尊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  
何如哉視彼屑、鳥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已陋矣子  
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發而為文則峻絕而  
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崙之拔乎衆山豈  
小夫鴉子所得而企邪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為一樓狀其勝而  
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玉公  
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徃、不責其直而起人於死俞公伯貞

為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及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子振蓋文  
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為時所推云

處靜軒記

鶴李張克成氏蚤從沙門珩公伯琚於報忠以究大雄氏之法  
乃闢燕坐之室題曰處靜馳書質於余而請記焉余傳者也道  
不同不相為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  
乎天地而百歲之中沒、焉惟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  
仇者奚啻寇之乘隙交至禦於東而生於西苟無道以處之其  
不至於顛倒錯亂眩瞶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後能安  
蓋靜則一、則已勝於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貳、則物勝  
於已恒為所誘而俱徃焉是知外物不待絕也惟處靜以御之  
耳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為外而惡其累已不擇義利一切欲  
絕而去之且必塞其聞見無思無為使同乎槁木死灰豈不過



哉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為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為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內外為二本歟昔明道先生嘗告張子以性無內外之說與其是內而非外曷若內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攷徒悅荒唐恠誕以為高殆將絕聖棄智然後謂之靜又烏知靜必有覺初非一於靜邪克成求定於至靜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余懼其不察於是故舉所聞而盡告之若處靜之要則在於誠與敬且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靜而定異日尚有以微之美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及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顏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謂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湫隘雖

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蕩不得覽寸碧於江雲海雨之外而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為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吾目而快吾心奚必天台鴈蕩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筭為卑九重為高則天台鴈蕩不廣於及史兩山而及史兩山亦齊乎天台鴈蕩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予以讀書予以鼓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冀不知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如邪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儗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為玩弄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於閑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得喪不怵于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誚兩山之青為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



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既老而息於茲將逆之築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醫鏡密語序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脈始於巔交終於長強任脈始於承漿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睛明終於至陰少陽始於瞳子膠終於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澤終於聽宮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高羊終於迎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背脊之強者刺人中以寫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間使之治瘡後溪之治癰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

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周身之而刺之適乎淺深歟姑舉其凡若鳩尾一穴直中庭之下鍼二寸五分止中心者尋亡中肝者三日亡中肺者五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膻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於用鍼鮮有不悞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又或以人而試吾之巧邪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丘長生之傳大顯于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二賦行于世復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沒其徒有蘭溪王鏡潭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亦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扶之訪余爰山求序以冠其端余讀之累日為之歎曰嗟乎鍼為醫之一目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密則未造乎室適道而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實實乎然其書



閱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於後則所謂密語者既顯而不得閱美學者獲從而攷之則知其所慎而見於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峯之北嶄然青芙蓉危插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琨者以其如東帶然故一名玉帶其顛有峯特起曰露峯、之下有泉正出曰鏡潭、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疑神龍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夫空青月砂千歲之琥珀往、得之昔舒元與金仁山嘗隱其中非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託也在皇元時則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蚤流實文貞公學九鍼補瀉法客京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左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不啻

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從而從之者錯居其旁至數十家烟火之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皞、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泉之境曰人而益勝矣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瑞菴屢游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余受而觀之乃為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宜游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為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位享厚祿豈非人之所榮而懷才不售絕物而獨處顧效龍蛇之屈蟠松柏之槁死沒沒焉無稱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崇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祿而求其樂此者槩之碩人永矢弗過也余惟未能超然別去相與入山讀書決泉洗藥方日汨汨風埃中未知所屆回望丹崖翠壁邈在弱水三萬里外而不



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驚猿怨鶴邪姑書其說以識余之心他日或能裨糧往候瑞菴庶不為玉泉之生客而為山靈之所拒也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兩峯集

送王瑞菴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內關臨泣外關後溪中脈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復參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其勢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冥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公與黃帝問答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季則有全真趙魔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真人以授竇文貞公有所著標幽指迷二賦及玉龍歌龍髓經行于世而趙魔哥之徒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再傳至於王通甫先生霍丘李清隱





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而大顯于中朝也故四方學者咸稱北甯若蘭溪之鏡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為得所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逮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往治人之疾不啻大將統六師以前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及於是南北之明鍼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嗚呼人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通其逆順屈者信之危者安之虛者充之弱者強之寒者燠之則其死生之制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毫芒惡能求其十全之效哉宜斯術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有斲輪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於門者無虛日適大名劉性初病寒留攜李因迎瑞菴治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為神人其從而執弟子禮者非一端菴亦不靳於傳蓋將廣北甯之學於無窮而利人

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莫矣浩然言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于後云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開而死於塞故衛青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高楊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乎得乎失百不一中徒滋天下之惑已余來爰山有梅君玉者踵門而求見蓋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焉寔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流會



鷄尾利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唯有文章吐奇怪鑿冰琢雪慚  
無功結柳謾為車何以送汝窮請君推行年祝難願學尸鄉翁

送嘉興知事兩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為少卿欲殺一  
囚司丞李日知以為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生理  
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事之曲直固不  
可辯而君子以為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攷之舜  
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為本不可以嚴為事蓋恕者德恒勝法  
嚴者法恒勝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  
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  
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者眾矣此胡李  
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

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兩齋歸嘉興府  
知事陞淮安推官宜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兩齋讀書而  
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  
能有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  
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  
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材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  
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  
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睹  
一室之內泰然以為人之莫已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  
其積小矣未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為學者之大病竊欲  
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為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



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強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宛平  
榮先生後去而從紫微山之忠公本心本心恚以所得於東湖  
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冥冥者何  
如哉後紫山齊公主杭之興福教寺即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  
遂得汎交而博求凡賢於己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歛然若不足  
將往參道公竺隱於茗雲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烏得不重余之  
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興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  
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為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  
先於知者蓋偽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蘄悟如瞽之於  
黑白聾之於清濁豈不易邪克知而行若吾竺隱者隱然東南  
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為叔耳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正其  
是非毋盈毋畫吾見其精知日明精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  
而淺之為偽足乎已而狹乎人者尚亦曰彼而有所屬也夫洪

武四年秋八月既望樵李貝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為天下第一而  
一時庸人拔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  
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沒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  
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  
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  
以報之者如此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  
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  
得一由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  
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最後識劉性初  
於羈旅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初哭之甚哀既與諸生  
葬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為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錄焉夫



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杭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年蒙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惠勤也視彼負公而變於未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歷叙先生出處行事及所著關於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張之以序蓋亦表其為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勃之意也性初大名入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豪習從師讀書又事玉泉王公瑞菴學九鍼補瀉法後遇神師於海上盡授以丘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樵李員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又那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龍飛三譯于清涼國師華嚴之教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往而行以至於悟者

豈矣凡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不論於空虛其妙孰得以為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族姓浦尚其名希古其字樵李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紫薇山惠力僧覺海白父母願送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為沙彌既長聞景岩福公住崇德之營樂日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為都講天曆戊辰領宣政院劄住營樂營樂自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百里而至至元戊寅遷臯亭之崇先益闡其秘名聞于朝有旨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禦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持授御製金欄袈裟



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世只為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場驚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茶毗于長平鄉之石頭里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既而捨舍利千數顯齒舌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頭里池三夕有神光射天人以為師溥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人嗣其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澤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慰字安谷住秀之招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謹字節菴住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潑川之禪悅曰相字無見住常樂孫曰輒字萬里住范鎮之營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日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為次第其略如此師狀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

扶閱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      |      |      |      |
|------|------|------|------|
| 於維華嚴 | 經傳西國 | 毗盧性海 | 孰臻其極 |
| 如雲弥空 | 如月照川 | 菩薩脩羅 | 聲聞人天 |
| 一念內萌 | 十界尋見 | 不索窈冥 | 近而匪遠 |
| 匪遠曷求 | 惟信為門 | 克信而行 | 悟道之原 |
| 偉哉尚公 | 七齡有識 | 長參景岩 | 譬楞斯食 |
| 升堂說經 | 吐音雷震 | 龍象大駭 | 濟彼方淪 |
| 十霜當樂 | 棟宇輪奐 | 繼遷臯亭 | 卓錫鐘澗 |
| 帝賜嘉號 | 厥聞日升 | 毒龍在鉢 | 魔女分燈 |
| 特立物表 | 玉侯莫致 | 七表星流 | 一夕雲逝 |
| 玉岑無色 | 獸號鳥悲 | 公教不泯 | 視吾銘詩 |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金陵集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蠅緣迫之愈終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邪天奚暴而使我矇邪豈欲其為鴝鷓不察於物曷若不生我邪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遊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矇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笑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鹽之厲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厲信其矇矣事固有大于是焉好利而懷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敵也不察是非悅人贊已衛平侯之闇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





之怨商鞅之危而為安也彼皆目如明星微察秋毫而所為乃  
至於此則其瞽有過於矇者世復不懲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  
商君不亦悲乎若雖矇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  
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矇於小而不矇  
於大者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乎黑白也彼能睹者且  
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辯由不睹乎美惡也彼能睹  
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  
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鉤施金篦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銳不翅  
太山視其小不翅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  
如雖然目不矇耳不塞足不兀手不攀人之大利也以矇廢視  
以塞廢聽以兀廢行以攀廢執固為不幸而有不幸存焉此塞  
翁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矇烏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  
臣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矇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

月初吉日瓊造

太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游于楚朴愚子戚然不悅生曰吾  
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  
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  
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於  
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  
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  
之璞閔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  
虹霓卞和氏恠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  
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曷若混珞之石邪今若不能自閔  
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處閭  
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美不



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愈乎昔孔子  
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枵然幾死太公任弔之  
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節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蓋按其得失鳥生退而遯於山澤數月曰  
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  
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  
魯號之終身

夢筆居士說

濡須洪秉彛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  
全室翁、方書夢筆二字切驚而異焉蓋秉彛未嘗以語全室  
全室亦未嘗知秉彛之有夢也觀其所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  
所夢而兆今之所書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為之說曰  
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

才絕人得於氣之清而純者故其為詩萬象不足喻其富八音  
不足喻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既專  
精神既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  
夜半輟書而卧忽有銳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排闥見余怒脫帽  
擲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性不好武唯大人長者  
輒從之遊為之執役朝暮不憚煩蒙其拔於飯髦間與陶泓陳  
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簷雨窓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  
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顧謂文通太白無藉於吾而  
黜其功豈不寬哉且六夢之占具於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及  
人持千鈞弩牧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為相湯夢負鼎者而得  
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傅岩晉重耳夢與楚子搏有城濮  
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呂錡夢射月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  
已而得牛王濬夢三刀為益州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替丁



固亭松後十八年為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邪乃  
此之曰若秦虜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復側媚求說不顧曲直  
是非惟人之徇推顏於案牘局促於篋笥李廣上功竟差六級  
殷浩復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鴟子壯夫不汝喜也吾特取其  
強記一節引為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而排之者日相  
踵尚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邪若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  
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傳說固徵之夢矣堯之有舜  
之有禹又何如耶重耳之霸天寔啓之若小白之帖楚又豈夢  
監其腦耶魯之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邪呂  
錡之中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幸禍其室夢何與邪益州之遷蓋  
非一瀆豈暫夢乃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  
爵亦盡國之松邪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惑而已乃起而謝曰  
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

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有得有失寔系於人：恒負吾  
吾矣病乎遂無以詰翌日過東爨曰夢邪非邪古人之事果不  
可誣邪天固有所屬於子同於晉之王珣者邪東爨乃以夢筆  
居士自號云

石田說

馮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為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見余求  
申其羨余恠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冀之中：揚  
之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充之中下以其地有肥饒之不齊  
故其為田不一然有宜桑者有宜稻者有宜苜蓿者有宜黍而  
鬱者皆可耕而藝也不可耕而藝且弃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  
吾寔似之吾長生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屬  
大明洪武之盛黜吏用儒天下之士應  
詔而起者俱收並錄至翔金門集紫垣者有之矣吾兩薦天官



而不中六科之選子。歸吾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慮之曰噫子未通於道者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求其巧然使石田如九州之田或粟或稻或菽麥或黍而糞則人朝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苟不得者必爭而訟、而兵其禍人也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歟今子病其弃於時不為田之美者而為石田盍視彼之有智也有力也為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者其筋骨至於斃而後已求為石田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以貽之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樵李貝瓊造

###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鹽昭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度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奔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返

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衰蔬食不變居憂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為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過變書之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略闔境奔竄過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而獲全視彼失其天性委父母不顧自淪於梟獍者何如哉故不可不書觀其過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死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人未有一動心者特區：感其燕之去來抑何慙歎秦顏孝子築親有群鳥為嘶土成家鳥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氏何与哉并論而釋之

###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



竺氏年纔二十二歲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  
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  
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  
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  
不幸夫死吾忍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  
可至吾而變使吾不得逆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  
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率如禮今年六十有二矣子  
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賢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  
熙而養才遇疾樓氏求善藥治之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  
越今十四年所守如其姑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為父母之  
道咸恒為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故以恒次  
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為能久也其五六之爻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復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是知  
恒主於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  
而三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沒而不再  
適者不足恠也三王以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  
盡其道則皆以為卓行莫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  
特舉此以為勸世變可知矣抑嘗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  
下未及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  
假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感哀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四明之  
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仞為婦為母  
何愧於貞姬令女耶雖其天性之美異夫閭閻習音樂工文  
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  
協和為國子生能歷道其實因合而為傳使觀風者尚有以



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國子學明德堂之東徧置青鼓謹昕夕升降之節及有事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為之銘曰

冒以鱗密乎外而虛中汝之寐也與土奚擇其應神而遠通鼓于戎而成列鼓于役而勸工惟責徑四而脩八故在樂為大配金鐘而西東有鐘其聲擊之逢逢冠帶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燕而壺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瞽矇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知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

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農之治田也必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場師農父之智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簧吾耳燕趙之豔蒿吾前肆行無覺既汰而顛故貴夫君子之學存乎中不為物遷我塗孔夷我宅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百世其延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宋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  
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所  
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余今  
之時既飽而嬉晝夜以無為所以懲諸已也懋尚以韓子之誨  
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已者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不顧為才人顧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  
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  
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  
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吳興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於二王  
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駸龍跳虎躍之妙蓋得之心而  
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劔器而至此也論者謂其集衆體之大成  
亦豈過於此帖乃與其姪某者時為僞學提舉猶未除山谷氣  
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學而多藝非特翰墨之放鍾王而已余  
素不善書獲觀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歎社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  
娘舞劔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  
處士嘗藏二紙于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為好事者持去今張  
宗僞來

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  
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

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刑曹即中諸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隱居也  
築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鷓鴣之脊蜿蜒南迤以屬  
其居而三嶼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掖兩隅而特起如傑价  
馬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南則紫凝翠屏危插天半西距  
寒明二巖三十里赤城桐栢皆在其東北起伏向北背四顧類城  
郭狀天台之勝殆盡於此桃李敷榮柴竹交蔭不啻秦人之武  
陵溪世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遠近之勢矣仲謙於是  
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魚時漁以給朝暮故以  
耕漁自號復求余為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之細者而豪傑  
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為名若伊摯之耕於莘野耕而顯也  
遂開有商六百年之王業鹿門之龐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



于璜溪漁而顯也為周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  
漁矣或論其為伊呂者難為龐與嚴者易又惡知遇時而成功  
者固非營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  
謙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蓋欲附鹿門之龐桐江之嚴  
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不得遂溪南之  
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譏不若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  
友以泯其跡之愈焉且書其說以諗之仲謙必有會于心者矣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國子助教鶴李貞瓊書于時習齋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顯為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依山屋數楹而  
坡石之外樹數百株彷彿花開高下芳紅爛紫與日光霞氣參  
錯不啻遊匡廬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其生意油然可見矣然  
生意歛之至密不盈一粟毫而達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

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  
焉人徒觀夫方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陰崖絕島或芽或枿或  
苞或莠以為否極而通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榮滋長如此又  
惡知冰雪之際苦寒折膠華者既歛實者既脫如千兵萬馬塵  
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機也今醫以生  
意屬之杏林者蓋舉小以著大且言其術足以利物充其虛而  
起其僊為能復天地之生意而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  
及者歟吁董仙人之時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  
至於奉之神苟欲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  
此余深嘉友諒之為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  
始一日相違馬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今



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託興毫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為  
余作雲閣曉度彷彿游青城太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不  
見其為巧而巧自形焉兵燹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壁以  
召至

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為國子助教相望千有餘  
里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閣時寤日夜為樂何可得邪儒者  
詹明初自西江來文壁貽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明初且言其  
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隱居圖相示觀其山  
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疑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曝  
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橫卧橋外人家皆草屋荆扉前後古  
木不根著者數十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  
亦有歸老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祿於  
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為邪徒使龍湫虎穴

之盟久寒而

也曰言以志余之心使山靈有知尚無拒

於他日云

釋真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犧  
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  
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  
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  
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矣為不可  
也曰義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  
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  
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  
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  
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  
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  
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  
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  
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高王者之祀於是  
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慶顯二  
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  
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  
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  
而木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  
夭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

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漚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  
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夫三皇宜祀而不  
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愛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  
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余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  
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所宗萬  
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  
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  
南韓柳諸記可攷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  
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  
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  
孔子者又豈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



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  
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  
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  
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  
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  
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  
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  
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  
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齊滅老氏  
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儀於王宮法亦弗之  
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  
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  
之以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

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猫戒

成均會食所猫有麋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默讀書成均嘗  
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默食而甘至八日  
不飢且詔同舍生鄒傑等咸曰千歲孽狐能化人多惑而病  
病而死諸生環守之默急排衆躍池中若從女子狀衆挽而出  
亟命醫往治乃握刃閉戶醫不得進藥越數日或見猫於堂謂  
即狐也遂而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猫為肉所餌乃以類  
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貪者可以猫  
為戒矣然人不能辯猫與狐而誤矧辯人狐之難辯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嘗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岸  
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  
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  
歇之墓寔在焉若故若啟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  
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黃山乃剪  
蓬藿藝松栢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窻戶江濤  
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  
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事上給稍瀟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  
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曰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



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  
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徇主  
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  
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  
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為天下笑又何  
毫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  
知徽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令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  
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丘一壑與幽人隱士  
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席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  
月考盤長歌超然放神埃壙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  
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  
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  
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

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為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客金陵僦小樓以居題曰翫雲而求余為之記余  
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露雲曰洩雲曰同雲  
其卷舒無時曰閑雲散為五采曰喬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  
旂幟者有如車蓋者有類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  
類鸞之橫厲鶴之孤鶩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  
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  
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  
不以雲視之情或回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乍起乍滅為  
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為  
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于濠今自濠至  
京師愛知尚書崔公遂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欲為



當若不足者憑高眺望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鴛鴦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疊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太行之顛回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覽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抑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委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為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邪惟未得遂其私也姑揭名於重屋固不係於雲而係於親者可知他日繇是而選於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於此而忠孝之譽

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為記

穀齋記

余少時學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楮窮日夜而摹之六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為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義非不繹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為穀歟古之善射者莫如羿欲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之人皆羿哉惟志於穀而已是故正鵠既陳決拾既備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齊也所能齊者法也善學射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穀為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穀也及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顏子哉



其教顏子者即所以教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不若顏子之得其殼也顧欲聖人變其殼率曰盡少貶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難於責已也已重於求人者恒怠輕於責已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為其徒者且冀其悟而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怠且忽則佛老之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亦必求至於聖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殼竊怠忽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况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穎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殼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為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殼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故書其說使益厲其志云

### 游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治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予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蹟時預編纂元史晝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治亭為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為國子助教以為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治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治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治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黜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插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蜒



欲扶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然白引一絲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朵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瑙色方且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傑介乎近有民廬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壩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效於茲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埃壙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為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凰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草而治亭翼然尚存余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游之始

仙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治亭久寂寞日夜雲烟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雲屯解衣亭上坐盤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攢青疊翠起相向揀天喜有鍾山尊蟠龍之勢欲飛舞起伏高下何蜿蜿大江西來赴碧海腥風五月吹江豚東南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簾羽帳俱已燔荒

基草合鷓鴣鳥喧百年死樹剝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峩峩更愛北山秀霞氣曉射扶桑暎周顛何處草堂閑往月落聞驚猿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口愁黃昏可憐今古竟何事區區王謝猶爭墩向來海內俱腥臊聖主匹馬開中原黃旗紫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遊京國非少壯耆老如星令幾存金鞭走馬白下門胡姬坐調諸王孫一時光彩動左右豈意零落悲蓬根方今幸樂太平日衰朽自荷皇天恩平生英氣獨未盡賦詩尚敵曹劉垣長干買酒喚李白江風山月須吾論

竹溪誌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昇明陶沔日酣飲為事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而竹溪著於古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伯夷叔齊虞仲夷仲朱



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稱逸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為逸民而其高下之殊槩乎聖人之權衡已接輿沮溺荷蓀丈人亦皆高世之人惜其違中害教異乎逸民之所為也歷漢魏至唐而得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七人為何如抑流於沮溺荷蓀丈人長往而不來者乎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浦匡廬五老間而風神蕭散鳳騫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仕玄宗朝未幾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黜而不失其逸欬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虛無澹泊駟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為之稱贊而品列之孰能權衡其高下邪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猶有慕之於數

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斥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有太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士李德銘者家於大溪之上鉅竹千挺青環翠合上有飛鳥之往來下有游鱸之出沒彷彿徂徠之勝且為處士之所專矣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歟命其子庸未求余為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雲煙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趣則其為逸一也庶不辱於竹溪矣是為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宮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名山不一其回峯沓嶂戟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



為近波濤起伏浩汗淋漓或見蓬萊方丈於晝靄中而安期羨  
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綦布重華文命  
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  
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  
如金陵之周顒始隱卒仕使鶴怨猿驚貽北山無窮之愧也  
李貞瓊記

白賁軒記

玉而琢木而髹絲而朱黃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工室非髹  
不華服非朱黃不備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薪也管蒯也一  
而已矣嗚呼盍亦反其本乎以其琢而玉喪其質以其髹而木  
喪其朴以其朱黃而絲喪其純吾惡得不為之戚耶故為玉不  
若悶於石也為木不若朽於薪也為絲不若棄於管蒯也使作  
器而必工作室而必華作服而必備雖文曷愈哉是以寶吾質

弗願其琢寶吾材弗願其髹寶吾純弗願其朱黃豈非物之情  
也惟人亦然世恒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簡而矯之以恭放  
而強繩之以節外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偽而其本已亡矣吾  
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復吾太古之天欬赤城  
逢雨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  
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庠則貌已改於雲間之時詩亦盡歛其  
華而無雕肝琢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賁取易賁卦上九之  
爻辭蓋知物待於賁極而反本故以素為尚不務過飾而偽  
者雖未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賁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行其義遂  
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求至味於無味  
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上虞為會稽



屬邑有女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兄弟相處薰然而和名其堂曰泳春又一家之人生風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奧之堂曰壽樂東南諸峯旁列前起若金芙蓉萬朵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游息之所則有窩曰養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奕合而名之曰竹深夏蓋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淒淒如清秋景而鷓鴣子規鷓黃翡翠之鳥相呼上下馬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擊鮮置酒酣燕連日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以事輟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錄一時知名士所為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侈之以文詞而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說而復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游管管谷中令仲遠之

竹深殆過於管管谷矧其為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三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儻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曰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儻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倏起倏仆不啻蟻蠆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儻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支必行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儻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而忘歸以為吳下諸家



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無宗傳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况他客乎余在鶴李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懽累以事輟今又來

京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迴隔萬塵之表為之興慨姑因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未晚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廿三日國子助教鶴李貝瓊書于成均時習齋

###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襟山而負海讀書耕田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蓋自先世至其父東臯先生已四百餘年越之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會京師告曰吾父沒獨與母晏氏居實元獻公之七世孫年今八

十有六未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取楊子雲語也幸記而申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百六十有五而羸日之積而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三百六十有五而羸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逝若飛鳥過吾前逐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禦之而弗止故人之迫於日者少而壯而老顏之渥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鬢者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莫可恃况其衰而待有盡之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楊子可謂善推聖人一善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其已逝欲延其方來歛孰能乞吾駐景之大藥後天而獨久也惟其憂之深故其愛之至雖有窮泰之味懼親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為何如哉余蚤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蓼莪詩為之潸然泣下令止



善獲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所感已書  
曰摩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為此春  
酒以介眉壽敢以為止善祝是為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  
十月七日國子助教馮李貝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馮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  
友蓋足乎已者缺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  
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  
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燕父若龍若伊呂  
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  
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鮪其在聖人之門則顏  
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  
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  
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  
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





馬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  
上馬而為變龍下馬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  
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  
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  
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  
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  
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予以是勗諸已又以是勗諸人恐  
其事遼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既望國  
子助教馮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聞人類所居之  
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及澄而可先遘  
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孩提耳舅姑聞其少欲嫁之哭曰吾不

幸夫死幸而有二子焉吾忍死吾夫而從人死何以見吾夫於  
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既長亦克樹立而澄至雲間從予游者  
二年值兵變散去越八年會于

京師持太史宋公景濂所為傳示予求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為  
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霄壤間如詩錄恭姜春秋書并姬  
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  
清不可撓烏能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  
難行求異乎人哉不過為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  
自淪於禽獸不耻為不善未有耻而格於善上與四人班者信  
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水之為涓豈無  
衝風之所激驚濤之所盪邪衝風之所激驚濤之所盪其清從  
之而汚者天下之水皆然也涓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  
水欲使其可汚亦淫而已嗚呼教化之不行風俗之日媮義之



所在雖烈丈夫有不能盡矧責之婦人女子邪以婦人女子處  
變而盡道惡得不貴之而責其為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沒之初  
咸欲效其志而守之確絕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興起於  
閭閻者謂之全清詎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春秋之意耳有  
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厲天下可也於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  
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  
寅冬十月初吉馮李貞瓊記

運甓齋記

昔長沙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  
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  
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  
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間又嘗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  
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拔  
黔首於羶腥以雪宗廟之耻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  
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剪也蘇峻  
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還縱  
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  
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  
言如運甓時邪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夷大  
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  
頭之捷如其中為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  
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  
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為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  
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



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甯之喻豈不善邪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

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

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曰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為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弼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為縣而處士汪公幼海繇城西徙家縣治東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崇墉不能周遠近之勢復即後圃建小樓為登眺之所焉於是大山橫亘於南者玉几第一寶麓次之其西則為石碁盤而鯉湖在石碁盤西五里

絕頂有神龍居焉此山之在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汀七十二曲如巴蛇赴壑東鱗感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靖命龍所開以泄水於海也益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鵝又象水匯於東南為龍潭龍潭之上峭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嶺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巖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窓戶之外矣觀其或起或伏或前或却爭奇獻秀不啻海濤湧而石筍列終日玩之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為題曰擁翠而曹南吳圭一書之乃馳書

京師求予為之記予惟晉謝靈運好山日事游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奇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闔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待陟鴈蕩放羅浮上匡廬游太華為足矣秋高木脫霜霽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奄於甌越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



人雖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遺於昔而見於  
今天固將待乎人也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為虎而射之飲金後矢下視石也復  
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矣有巧拙之不齊哉  
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為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志  
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  
矣故志於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  
匪在雖至堅而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  
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舞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  
於周公之風雷鄒衍之霜荆軻之虹李廣利之泉與韓愈之徙  
鱷童恢之咒虎王祥之致雀是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  
渠子之射寢石於至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

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  
發於一念者可擬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  
頃或者誠有未至往祈天而責人抑何悖歟宣城王德裕氏  
顏其蓄藥之室曰存誠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予  
聞德裕精於醫其游

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脩乎已以誠而其應  
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金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  
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譙李貞瓊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昔晉侯有  
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夫以平公之盪於內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  
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禍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



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求鑿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鑿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臣其說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相平公烏有宮室滋侈女富溢尤晉遂至於卑邪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為遂極言之若和之為鑿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矣後有神仙董奉治人疾不責其報小者使植杏三大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易穀振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非射利庸夫可同日而語也予在成均一日陳君克仁來言其里中之良鑿周清遠者其論六氣尤能推和之說而一以利人為心號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遠近謂之膏著十全之效往往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也敢以記請予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為奉之神仙於克仁之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乎書

養志堂記

行氏有堂曰養志求其說於余乃進而告曰人子之其養而養志為大居有宮室之安出有游觀之適享夫燕有絲竹之娛而所志不存焉非養之至也務養其志而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僅稱曾子而以曾元為戒乎景行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於稼賈志於貨彼積書不觀舍田不耘與盤游聚嬉而失其工賈之業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敗之以怠矣其視曾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愀然動色久而始定予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曾元者亦人之通病無足怪也然君子惡可例於常人邪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發而從之母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之所在無一不遂亦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為記景行器宏有學



事親以孝稱至於既沒而不忘其心志者欲焉今受知大宗伯擢為行人云

深悅齋記

馮李徐孟權讀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謁予為之記予惟天下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公於人者也而悅之豈蓋一員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弗與也況不及其門者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於欲罷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局於藝矣子貢所造亞於顏子亦以偵殖為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歎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為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為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耻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為一遂於宋厄於陳圍于匡不合於齊楚汲馬遑馬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親炙者已鮮降于千數百年之後抑又豈矣使學而至於悅則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眾人之所悅哉眾人之所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臺邃宇冬突夏寒而已食吾厭乎口則思肥牛之腍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耳目則思吹竽戛瑟二八起舞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悅乎外者非在內也悅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弗役乎聲伎惟聖人之道為慊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尚玄酒而姐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眾人惡得而至之哉孟權既學而悅信其辨於內外不至於交戰者雖然悅之深若顏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顏子其庶幾乎是為記



如在堂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石之所  
以為木石鳥獸之所以為鳥獸也其靈於木石鳥獸者有知而  
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乎人已故愛其類者恒  
厚矧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班乎生吾致其養沒吾致其思  
顏色不得而睹也恒若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  
一出入一升一降惡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  
不能不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衰於其久以宰我  
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烏乎是亦可忘邪記曰夫鳥獸  
失群喪匹越月踰時則必逐逐過其故都迴翔焉號呼焉踴躍  
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  
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聖人特為中制使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無時而可已也四明陳思禮者生七歲

而父沒越二十年又喪其母然子立而悽愴怵惕往、形於  
秋霜春雨復顏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予為之記遂  
舉其說以復之且警彼之朝夕忘魯鳥獸之莫若者焉洪武  
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  
來謂且言其友宣城黃立本者好學工草書顏其游息之所曰  
約牖敢以記請余始恠之既而復曰坎自二至五似離中虛之  
象為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為道、亦  
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  
言折之率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夷之墨者  
會一本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  
盈、則不可強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則



不可強通之於內北猶光耀之燭室不於戶而於牖。非正也  
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  
德達才異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蔽  
者予請盡言以告之可乎先師有曰約質言也牖。下也納爵  
牖下而酌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貴乎質  
也嗚呼誠莫加於質故上林嗇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  
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  
而質不足曷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  
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屈矣立本信能守其質  
而一於誠可以處險而無咎是亦約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卷之四